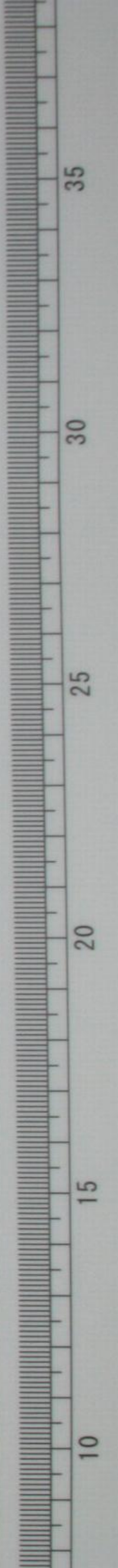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48
4





七言卷貳

參

節序	臺榭	果寔	蟲類
晝夜	舟楫	橋梁	簡寄
天文	燕飲	音樂	尋訪
地理	樓閣	禽獸	醉寄
曉望			送別
			禱賦

28-4止

文庫 17
W148
4



此詩言舟中本不飲以其佳節也故勉強而飲然猶禁火冷食亦不能多飲矣故第二句寫其蕭條之狀中四句但即舟中所見之物然水濶眼昏蝶鷓輕狎無非所以感其蕭條也未聯觀雲山之遠而望長安所謂身江湖而心魏闕一飯不忘君者矣按柳氏聞見錄云少陵此詩次聯本沈雲卿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船如天上去人在鏡中懸也愚謂彼皆水裏之景耳若蘇軾謂春江平濶故其坐船如在天上眼昏眩故其看花如在霧中意異句正不可同日而觀况公亦豈必本沈而作哉

九日二首

重陽獨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臺竹葉於人既無分

菊花從此不須開殊方日落玄猿哭舊國霜前白鴈來

也酒名筆談載北方有白雁似雁而小秋深乃來則霜降北天謂之霜信

弟妹蕭條各何在干戈衰謝兩相催補此首

思弟妹此詩因病不得樂飲而作也言重陽佳節而獨酌數杯復登高可謂無分飲酒安用菊花乎嗚嗚不滿之意也後四句因感時撫事言在他鄉而聞暮猿又見

上集卷二 七言

十三

010185186836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
土岐吉麿氏寄

故國之候，感其傷懷至矣。所以深念骨肉離散，而世亂身衰，兩相催併，安得不重其老病乎。

去年登高鄆縣北

鄆縣屬梓州，傍郭之縣也。

今日重在涪江濱

涪江在重慶府巴縣，巴水流東。

南合梓州之射江。

苦遭白髮不相放，羞見黃花無數新。世亂鬱鬱久

為客路難悠悠，長傍人酒闌却憶十年事。腸斷驪山清路

塵

驪山在臨潼縣，即明皇華清宮所在。

此詩因在梓州兩度重九感其未歸而作也。白髮滿頭，羞對黃花矣。然而兩年留者，實因世亂道梗，故久在客中，倚傍人門，其鬱鬱之懷，為何如耶。彼罷回思長安，扈從遊幸之地，今御路猶存而不復再至，唯有斷腸而已。

九日藍田崔氏莊

藍田在長安東南，華州去八十里。

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短髮還吹帽，

嘉字萬年，江夏人。晉永和初，為桓溫參軍，色和而正，溫甚重之。九日從溫宴龍山，風吹嘉帽落，溫目左右及賓客勿言，以觀其舉止。嘉初不自覺，良久取覆之。溫命孫盛為又

朝之笑請紙筆作答了不容思。

笑倩傍人為正冠。藍水滄浪遠，

合溪谷之水為藍水。

玉山高並兩峰寒。

地理志：藍田山，美玉因名。山。明年此會知誰健，

醉把茱萸仔細看。

西京雜記：漢武帝嘗入貴佩蘭九日佩茱萸，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

此詩為答崔君宴會之意而作也。言當時嘆老悲秋甚難排遣，今日飲酒之興，則為崔君甚盛，歡而且不復悲矣。次聯用孟嘉事而翻案用之，而分作二句，意格俱新。又孟嘉之吹帽以侮桓溫耳，今吾盡崔君之歡，故正冠以相禮貌也。第三聯則崔氏山莊山水之景，以寫其目之所見，末則把玩茱萸，預恐明年不如今日之會，可謂直盡其歡而有無窮之意矣。

小至

補唐會要：開元八年，中書門下奏開元新格，冬至日祀園丘，遂用小冬日視朝。

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刺繡五紋添弱線，

鍾宮中以女工揆日之長短，冬至後日晷漸長，比常日增一線之正。吹葭六管動飛灰。

則灰飛而管通。岍容待臘將舒柳，山意衝寒欲放梅。雲物不殊鄉國

異左傳僖公四年凡冬至啟教兒且覆掌中杯蘇軾詩

此詩正詠冬至日之事而應云小至蓋至前一日本作故也猶小寒食舟中作之義今閩人亦呼除夕前一曰為小年且亦此義也次聯言冬至陽生而人事之催也第七句言天時第八句言人事以終首句之義又按覆掌中杯必當時飲酒之俗大抵欲其盡飲之意耳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首補通典唐人

為北省亦謂門下為左省或通謂之兩省

去歲茲辰捧御床五更三點入鷓行鷓鴣行也在朝欲知趨走

傷心地甫先為工部員外郎為房瑄事出為華州據當時恐必參瑄將也補盧

地正想氤氳滿眼香無路從容陪笑語有時顛末看衣裳

詩東方未明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線長此詩首二句追言為拾遺之禁中四句言今為揀吏之勞末句以至日之事言其愁也去年至日早朝仰御床而立內班何其榮也今任功曹趨走府庭以參

承郡守令人傷心所以遐想御爐之香滿眼而浮也然今官守懸隔不得追陪省祿諸公之閑暇矣惟有承奉郡將之召時或衣裳亦不暇整意趨其命因嘆何人誤道此日陽生陰退乃愁盡之日不知我之愁正與爾線隨日影而長也第五句承第四句第六句應首句之愁

憶昨逍遙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龍顏麒麟不動爐烟上麟

香爐孔雀徐開扇影還孔雀扇以孔雀尾為扇也玉兒由來天北極畫成王馬王

朱衣只在殿中間孤城此日堪腸斷愁對寒雲雪滿山凡出顧命

此詩前六句追言去冬至日早朝之事末句言其在華州之寂寞也拾遺供奉天子左右故得近侍龍顏而殿上之御爐宮扇玉几朱衣得以相親而孰觀也麒麟不動金爐象瑞獸之形故不動也朱衣內侍引班之臣故只在殿中也去歲今日逍遙於龍顏之側今年此日山城之內所對者寒雲凍雪安得不愁而斷腸乎

冬至

年年至日長為客忽忽窮愁泥殺人江上形容吾獨老夫

涯一作風俗自相親。杖藜雪後臨丹壑。鳴玉朝來散紫宸。

唐殿名見前紫宸殿退朝詩心折此時無一寸路。遂何處是三秦。漢畫項羽三分關中王秦三降

將章郎為雍王都廢正司馬欣為寒王都標陽董驎為翟王都高奴故曰三秦

此詩疑在夔峽而作。惟窮愁之至。故形容獨老。惟年年為客。故異族相親也。天涯之客。今日不過散步林樾之內。而諸公在朝。則此時正鳴玉珮。自紫宸殿而出。其榮悴懸絕如此。宜乎方寸摧折。而嘆歸路之猶隔也。第三句接第二句第四句應第一句。第五句接第四句。第六句生結句。而又收前五句也。

至後

冬至至後日初長。遠在劍南思洛陽。青袍白馬有何意。

金谷銅駝非故鄉。金谷園銅駝陌俱在洛陽梅花欲開不自覺。棣萼一別永相望。

詩棠棣之華萼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詠轉淒涼。

此詩公因至節而起還鄉之心。言至後則日影漸長。陽生陰退。君子道長之時矣。而我乃在蜀思洛。猶困逆旅何也。故言今雖在嚴公之幕。服青袍而來白馬。

然亦有何意味。彼金谷園銅駝陌。豈非世之故鄉乎。惟宦情之淡。鄉思之濃。故不覺梅花之欲開。但懷兄弟思鄉。久別不言耳。第三句第五句應劍南二字。第四句第六句應思洛陽三字。

梅花欲開。又至後之時也。

補 青袍為宰官服。白馬是宰官馬。時公參謀也。舊指安史謬。

臘日 通小學組珠五行始干祖。終于臘。唐土德成祖辰臘。

臘日嘗年暖尚遙。今年臘日凍全消。侵凌雪色還萱草。漏洩春光有柳條。

縱酒欲謀良夜醉。還家初散紫宸朝。紫宸見前註

口脂面藥隨恩澤。唐制臘日賜口脂面藥翠管銀鬕下九霄。翠管銀鬕所盛之器也。補西陽雜俎。

臘日賜口脂腹脂。感以碧纒牙筒。

此詩在京隨朝喜同恩賜而作也。萱草初屈時本不畏霜雪。却非因暖而生。故曰還萱草。柳條則因凍全消而發。故曰漏洩春光也。今年臘日如此和暖。可為夜飲之樂。况公退朝節物之賜。自天而下。安得不重為之喜。而謀縱飲乎。

書夜

書夢

二月饒睡昏昏然不獨夜短晝分眠
桃花氣煖眼自醉春
渚日落夢相牽故鄉門巷荆棘底
中原君臣豺虎邊安得
務農息戰鬪曾天無吏橫索錢

二月昏睡不為夜短之故而乃中午困思至於日落夢猶未醒何也蓋以故鄉殘破中朝憂危窮兵暴斂之未已也然則公豈昏惰而晝寢者之比乎第三句見其為二月之饒睡第四句見午睡至晚也又按後四句見公憂在國家而所願者去兵平賊足民而自比稷契豈虛語哉

補時周智光作亂華州詔如僕射智光慢罵自云挾天子令諸侯惟智光能之是中原君臣豺虎邊也

夜

露下天高秋水清空山獨夜旅魂驚
補王粲七哀獨夜不成寐 疎燈自照孤

帆宿新月猶懸雙杵鳴

補兩人對舉白雙

南菊再逢人臥病

補即黃菊兩開同意 北

書不至雁無情步簷倚杖看牛斗銀漢遙應接鳳城

鳳城指長安

此詩與秋興詩第一首辭語相出入黃氏以為夔州作得之矣旅魂驚者驚秋也前六句皆寫峽中江中之事孤帆宿應秋水之句雙杵鳴應空山之句菊又山中之物鴈又江上之物也客中久病故圍無書所以悵望思鄉惟羨長河亘天能與長安城中相接而公乃不得歸也

補

楚詞曲屋步欄注步欄長砌也上林賦步欄周流注步欄步廊也欄古簷字說文又作檐留青日札云步檐如今之飛檐步廊也河圖括地象河精上為天

漢亦曰銀漢曰銀河梁載蒿詩黑龍過飲渭丹鳳俯臨城秦穆公女吹簫鳳降其城因號丹鳳城陳樸庵註曰空山曰獨夜曰步簷倚杖則知乃夢之閣上非舟中也閣上所見江船之燈故不曰孤燈而曰疎燈孤燈各自照宿與公無干故曰自照時已夜而砧聲未已且新月尚懸其上故曰猶懸自字猶字皆旅中慘澹之意解得此意則全首字字是旅魂驚也閣之廊曰步簷步非步月之步也時解誤云公自照孤帆宿既宿又起而步又倚杖而立豈杜老此夜忽而舟中忽而閣上上落不寧即起無定一至是取萬無是理

天文

江雨有懷鄭典設補唐書東官官有典設即四人

春雨鬧鬧塞峽中早晚來自楚王宮楚襄王改宮也亂波紛披已打

岬、弱雲狼藉不禁風、龍光蕙葉與多碧、點綴桃花舒小紅、

谷口子真正憶汝鄭子真名朴居谷口修身自保岬于巖石之下名震京師漢成帝朝王鳳以禮聘之不屈而終其清風足以激食勵

修近古之逸民也岬高讓滑隈西東補時公居讓東鄭居讓西

前六句詠江雨結句方言懷鄭典設因雨而不得往見也神女云朝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故第二句言江雨早晚來自楚王宮也

雨不絕

鳴雨既過漸細微映空搖颺如絲飛堦前短草泥不亂院

裏長條風乍稀舞石旋應將乳子湘川記零陵有石燕遇風雨則飛如燕止則為石行雲莫

自濕仙衣眼前江舸何忽遽未得安流逆浪歸

光之以鳴雨繼之以微雨故題云雨不絕也微雨如絲故短草亦不沾泥柔枝之風亦緩矣然雨尚未止故想石燕又且將離飛而復勸神女莫久行雨而自濕其衣也結聯亦見雨不止故上水之舟急遽不可緩行也

補結二句隱見世亂未夷不如閉戶與李白橫江詞同意

白帝

白帝城中雲若屯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峽雷霆鬪古

木長一作蒼藤日月昏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

哀寡婦誅求盡慟哭秋原何處村

前四句賦變峽雲雨後四句因聞哭聲而傷時也雨大傾盆故江聲如雷霆之怒雲若屯故樹陰蔽日月之明戎馬又勞于外人口十耗其九夫死妻寡徵歛不已所以其日雨後聞有哀慟於遠村者公蓋即實事以賦之也或曰當崔旰之亂時也

返照

楚王宮北正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返照入江翻石壁歸

雲擁樹失山村衰年病肺惟高枕絕塞愁時早閉門不可

久留豺虎亂南方實有未招魂補宋玉哀其師無罪放逐恐其魂魄離散故作招魂公頗用自况亦放逐之悲也

此詩只是賦雨後晚景兼自嘆耳詩既成姑以返照二字為題實非專賦返照

楚宮之北皆因其景也如黃昏而城西則雨過猶明也痕者急雨之跡落日

返照江波搖動唯石故城西猶明雨後雲深不辨山村故宮北已昏矣返照猶

明而公已閉門以臥病不樂之故因言不欲久居峽中叛逆時動旅魂未招安

得不早閉門哉

地理

望玉嶽補西嶽華山屬華州華陰縣

西嶽峻嶒竦處尊西嶽華山也諸峰羅立似兒孫安得仙人九節

杖列仙傳王烈曾受赤城老人九節蒼藤竹拄杖行地馬不能追補錢箋劉根外傳漢武帝登少室見一女子以九節杖行指日閉且東方朔曰婦人食日精首真語

楊羲夢蓬萊仙翁拄九節杖而視白龍挂到玉女洗頭盆三峰記華山雲臺上有石盆可容水

也補集仙錄明星玉女者居華山服玉漿白日昇天玉女祠前有五石曰號曰玉女洗頭盆其中水色碧綠澄澈雨不加溢旱不加耗祠內有玉女馬一匹車箱

入谷無多一作寰宇記華陰縣有車箱谷深不可測又華山記山中西南入谷歸是路口至天井天井纜容人上可長六丈餘出井望空視明如在室

箭括通天有一門華山記箭括峯上有穴纜見天攀緣自穴中而上有至絕頂者稍待秋風涼冷後

高尋白帝問真源白帝西方之帝也

公在華州朝夕見太華之高且大也思欲一登以豁其倥偬之懷而未能故賦望嶽而次聯結聯皆欲見之意也嶽鎮特尊故諸峯序列其下如子孫之侍父

祖而不敢亢也寇萊公詩云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

車箱谷箭括門皆西嶽之名跡或是登嶽所由之徑也

補公出華州以見慍群小不得于君故寓感于望嶽曰安得仙人九節杖悲青雲

九重欲向重華陳詞也按遂結二句明小人之煽方張必待秋風涼冷也意者

發官非至尊意及覆思之未得其故故欲尋白帝問真源按西嶽為玄宗本命

黃草

補益州記涪州黃草峽有相思崖今名黃草峽山草多黃故名

鑑天曆四年涪州守使王守仙伏兵黃草峽在涪州之西

黃草峽西船不歸

黃草峽在涪州峽之西

赤甲山下行人稀

赤甲山在夔州見赤甲詩

秦

中驛使無消息蜀道兵戈有是非

補蜀道兵戈言在野之亂

萬里秋風吹錦

水。誰家別淚濕羅衣。莫愁劍閣終堪捷

劍閣方輿云在綿谷縣

聞道松

州已被圍

松州在唐元

詩意似謂蜀道之阻有亂兵成都又有叛者故云黃草峽之船不通赤甲城之人不出往來既斷故長安無使命可以訪問而劍南之用兵所傳不一是非莫辨也蜀道有兵故第二聯因念錦水之上知誰家獨被亂離之苦又因秦中使者不來而遙解之曰朝廷莫慮劍閣之險為成都叛者所據即吟吐蕃已圍松州則蜀道自

灩澦

灩澦既沒孤根深

寰宇記灩澦堆久來出水二十餘丈夏水漲半沒在夔州峽口方輿云在夔州西南二百步瞿塘峽口蜀江之心

水經云白帝城西出水二十餘丈夏即沒名灩澦堆土人云灩澦大如象瞿塘不可上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峽以此為水候舟人承應不決名曰猶豫西來

水多愁太陰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舟人漁

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淚滿襟寄語舟航惡年少休翻鹽井

橫黃金

蜀郡家有鹽泉之井補惡少年不愁公代為愁日寄語曰休翻彼處危亂據要津者得不猶省

此詩觀灩澦堆之漲有覆舟之患而作也諺云灩澦如象云云今既沒孤根深則江水暴漲可知其愁也鳥驚龍喜皆因水多之故惟有舟人漁子習於水嬉歌而回首其意自得商估舟販其所欲者則登岸而泣也又有鹽船幸濟而全者公因戒其舟中之惡少年言此後莫盡傾鹽井之所出以冒險僥倖而過

貪厚利也

樓閣

白帝城最高樓

城尖徑昃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峽折雲羅龍虎睡江

清日抱甃鼉遊扶桑西枝封斷石弱水東影隨長流

弱水史記在西

海不寧 杖藜歎世者誰子泣血迸空迴白頭

此篇首尾賦最高之意言當城隅小徑之間旌旆樹之猶恐不禁風高而仆其
有接險空如此而我獨立飛樓之上尤飄渺而凌空也俯而觀之巫峽罅折之
中雲氣陰翳者龍虎所伏也江水清淺之處日光圍抱者龍龜出曝也遠而望
之東海扶桑有西向之枝正當海岬之斷石西流弱水其東際之出則皆倒影
而隨流此四句皆狀其最高而後見也未則公自隱名而言其登高遠望感嘆
當世至於血淚洒空且屢回其白首也然則公之悲以天下非若牛山岬首之
也注

江陵節度使陽城郡王新樓成王請嚴侍御判官賦

七字句同作

樓上炎天冰雪生高飛燕雀賀新成碧牕宿霧濛濛濕朱

拱浮雲細細輕杖鉞寒帷瞻具美

東晉石勒侵皇陵命王導假以黃
鉞出討之補後漢賈琮傳琮為冀

州刺史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
美惡何憂垂帷裳以自掩寒乎命御者寒之

投壺散帙有餘清漢祭遵字
第孫為將

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賦樂雅歌投壺雖在軍
旅不忘組豆此句暗用其事以比衛伯玉也自公多暇延參佐江漢風

流萬古情

此詩公初至江陵依衛伯玉承其請賦之意故極口稱美而未已首句言其樓
之高次句言其新成也次聯體狀亦見其高亦見其新第三聯言伯玉杖鉞坐
於樓上寒開帷幔望見之者皆瞻仰其美而樓中有壺矢書藉列焉故云有
餘清見其不專羅武則多暇而尚文事也公務簡少暇日故多與參佐同登此
樓一時江漢之上有如此之風
流足以起萬古人情之仰慕也

又作此奉衛王

西北樓成雄楚都遠開山岳散江湖二儀清濁還高下

太極是生兩儀謂天
地也天清而地濁三伏炎蒸定有無

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
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於立秋推轂幾年惟鎮靜

馮唐傳
古者命
將疏而推轂曰闢以內寡
人制之闢以外將制之曳裾終日盛文儒

頭受簡焉能賦愧似相如為丈夫

謝惠連雪賦云梁王遊於兔園授簡於司馬大夫曰為寡人賦之補

古詩西北有高樓漢書江陵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

此篇公以前詩未盡其工又作以奉伯玉也前篇領聯雖巧麗而此篇則雄渾壯觀矣此樓在江陵城之西北而江陵乃故楚之郢城也惟其雄壯高大故登之以望遠見衡岳出於雲氣之外岷江河庭散流於地中也次聯言俯仰之間天高地下此樓中立其間高敞軒豁如此則三伏之熱以為有予以為無乎言不待問而可知其無也後四句仍是歸美伯玉言其幾年專制闔外惟鎮以靜不生邊警而終日與若者多文學之士也未以雪賦中相如受簡於梁王之謙言老不及司馬也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兩首

高棟層軒已自涼秋風此日洒衣裳翛然欲下陰山雪

陰山陰山名吐谷渾相近其地口時常有雪 不去非無漢署香

漢署借漢言唐指當時之省署香漢制尚書郎四人口含雞舌香以奏事 絕

還疑出尚方

後漢王喬河東人顯宗時為常令有神術每月朔常白鵲詣臺前帝惟其來數而不見早騎密令太史伺察之其臨至輒有使鳥見

從東南來於是候鳥至衆網張之但得一雙鳥焉乃謂尚方視之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履也補漢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一曰尚方師古曰尚方主作禁器物

水樓之高本涼其日又起秋風故如陰山之欲雪言極涼也公前為嚴公所表除檢校尚書員外郎自可隨朝舍香奏事然而不去者愛此水樓之涼也見其甚不相舍耳石壁赤色雨溜斑駁雲過而日光映之故如開錦繡松樹近水有風故其聲可聽二句即水樓上所見之景也未聯用葉令故事此終明府言其居水樓之清高疑有仙風故云然耳

宓子彈琴邑宰日

宓不齊字子賤孔子弟子治單父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封單父侯

終軍棄繻英

妙時

漢武帝時終軍字子雲濟南人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八開關吏與軍繻曰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後軍為陽春給事中使行都國建都東

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 承家節操尚不改為政風流

今在茲可憐賓客盡傾蓋

孔子之郊過程子傾蓋而論終日猶爽蓋駐車也

何處老翁來

賦詩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簾簾看奕棋

此詩言明府好客令人親愛過者皆駐車相見如我本是何處之翁亦來此
水樓賦詩以美之也末聯即述景趣意此亦描寫明府好客之清致也

登樓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錦江

玉壘浮雲變古今王壘山在灌州渝水出焉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

次盟莫相侵寇盜謂吐蕃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甫吟後主

先主子禪也謂先主廟中乃亦有後主此亡國者何足祠後使人思諸葛梁甫吟之恨而諸葛亮作此亦興廢之感也梁父吟者昔齊景公有士三人田開疆公孫接古冶子恃功恣行無禮公患之晏子請去之二公饒之二桃令計功而食田古誦功先食公孫自刎田古慙亦從而刎焉諸葛孔明因出齊城門作是吟以嘆之曰少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壘壘正相似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氏力能排嵩山文能絕地理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
花近高樓可以煇登覽者之目而公云傷心者以天下兵戈未息來此登樓非所以行樂也傷心之際舉目而望江山因感春色擁江而來自有天地至今

如此而玉壘山之浮雲則古今變態之不常也第三聯亦因登樓而望西北言唐室猶尊而斥使吐蕃毋入寇也未聯又即樓前所見謂後主亡國之君猶得祠祠光主廟中是可歎也故為梁甫吟以憶諸葛公惜其興復漢室之志不遂也

閣夜補即是夔州西閣閣夜者于西閣度夜也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五更鼓角聲悲壯五

三峽星河影動搖巴陵有巫峽明月峽廣澤峽漢武故野哭

千家聞戰伐夷歌幾處起漁樵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

書漫寂寥補舊注臥龍孔明也郭外有孔明廟躍馬公孫述也城上有白帝祠

此詩公因夜宿閣中高寒不寐將曉而作也首句驚歲之晏第二句見將曉之時霜天晴則鼓角之聲特響故悲壯將曉則星河之影爭明故動搖然此二句雄渾灑亮冠絕古今矣第三聯亦因曉而歌哭俱動也聞戰伐者傳聞軍敗而士卒之家哭末聯感忠逆賢否之同歸于盡人生亦徒然耳而我於人事多違音書久絕如此之寂寥者乃適然也豈國為我之困耶

補聖歎詩前解寫夜後解寫閣言歲暮景短忽已夜是夜雪霽霜宵湛然二
心如何可睡既不能睡即不免走出中庭瞻望天象而是夜正值雪霽滿天星
河湛然星河動搖民勞之應蒼生奈何筆勢極沉鬱極精悍後解百姓新聞合
戰備處無不野哭先生不離西閣聞聽漁樵唱歌時事危急人事遲悞因思臥
龍躍馬終成黃土蓋世英雄會有死日今不及時赴事轉盼沒世無稱今且音
書悉斷使一旦遂死
真正萬年極痛矣

野望

金華山北涪水西

方輿云梓潼左帶涪水涪水東南流與射洪江合金華山涪水皆屬梓州射洪縣

仲冬風日

始淒淒山連越雋蟠三蜀

唐志雋州為越雋郡有越水雋水三蜀初秦置蜀郡漢高祖置廣漢郡武帝又分雋雋為郡故

後人謂之三蜀

水散巴渝下五溪

巴渝二州名五溪漢馬援擊五溪蠻夷謂

獨鶴

不知何事舞饑鳥似欲向人啼射洪春酒寒仍綠目極傷

神誰為攜

首句言公之野望在金華山之北涪水之西而其地少寒故仲冬始有淒淒之景也次聯申詠山水言金華連亘盤旋之大涪江分派末流之遠也獨鶴飢鳥亦望時所見風日淒淒天色已冷故問何事而舞覺得鳥飢而欲啼也酒煖及色綠射洪寒輕故此時仍綠而我正傷神於野望之際誰能為我攜杯至此而飲我乎又按第二聯首出山水二字入與立春日吹笛二詩同格

望野

西山白雪三城戍

西山即雪山又名雪嶺在成都也

南浦清江萬里橋

萬里橋見前卜居

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遥唯將遲暮供多病未

有涓埃答聖朝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蕭條

此詩言野望之際遠則見雪嶺近則見南浦因嘆兵戈搶攘同氣乖違而一身遠客於此衰老多病官位不顯畧無報主之效聊欲出郊散懷而眼中人事又見蕭索適以增其傷感也

補自皇遠京復分劍南為兩節度使百姓疲于征調西山三城列戍高適疏論極切上遂命為閬州王使君進論三蜀安危表是年建辰月奴刺寇梁州此時西山三城備兵方嚴公自傷不能為朝廷陳力又念全蜀安危實係京師乃奴刺未已吐蕃又三道分侵欲取成都為東府至明年京師果陷眼中人事所感實多殺賊有心報主無力何限斷腸也

亭榭

滕王亭子

補詳五律註錢箋方輿覽滕王以隆州街字卑陋遂修飾弘大之擬于宮苑謂之隆苑後改曰閣苑

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春日鶯啼修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間補修竹用梁孝王事神仙傳八公與淮南王安白日昇天餘藥器在中庭雞犬舐啄云盡得昇天清江碧

石傷心麗嫩蕊濃花滿目班人到于今歌出牧來遊此地

不知還

亭在玉臺觀內唐高宗調露年中滕王任閬州刺史作滕王元嬰乃高祖之子也閬州有亭洪州有閣及有碧落碑在焉

此亭子在道觀中故以仙家詠之言亭子枕巴山近道陵上昇之處尚可躡丹梯而登也第三句言亭前之物第四句言山上之物第三聯又詠亭前之景江

石之麗令人愛之而動心花蕊之容又爛然滿目此地之人至今歌詠滕王作刺史之日每遊此而志歸者以有江而花蕊之景可觀也

題鄭縣亭子

補陸游筆記草云鄭縣有西溪唐昭宗避兵常幸之其地在官道七十八步澄深可愛亭曰西溪亭即此是也

鄭縣亭子澗之濱屬華州治戶牖馮高發興新雲斷岳蓮臨大

路天晴宮柳暗長春華山記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因名華山長春宮在同州朝邑縣皆華山所臨周武帝實定五年大冢宰晉公

宇文護所築華山峽間有地名大路晉書文護從劉裕伐姚泓至潼關姚粲屯大路以絕道濟之補道巢息野雀羣欺燕花底

山蜂遠趁人

崔欺燕喻小人欺君子遠人喻羣小趨權勢也未知是不恐一時之景耳

更欲題詩滿青竹

晚來幽獨恐傷神

亭子高敞故望見高遠而有以發公之高興也其日天晴故高則見蓮花峰之俯臨官道遠則見柳色之遶離宮也其日春暖故雀喧蜂亂此又近之所見皆足以發興者也惟其興之發故以一詩為本是欲更多題以寫此景又眾人皆散而公獨留則苦吟傷神且一吟而止也

虞伯生選杜律七言註卷三

休寧查弘道書雲

補

同學

婺源吳文燕又銘

叅

桐鄉金集鳳坡

後學同里汪正榮光門較

果實

題桃樹

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高秋總餽貧人實來

歲還舒滿眼花簾戶每宜通乳燕兒童莫信打慈鴉

總餽貧人謂舊

日天下太平家給人足至高秋時桃熟皆以分餽貧者以其不害來歲之花仍是滿眼則望復結其實此所謂仁民之心也於簾戶則通乳燕之往來而不信任兒童之妄打慈鴉此非有愛物之心而何

寡妻群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家

此詩疑是公再歸草堂感物傷時因桃樹而發故題之也言升堂之徑舊時直入而不斜五株桃樹亦任其遮過此徑人行其下今樹枝愈繁往來之人遂由斜徑而升堂矣因言舊時桃實秋來皆聽貧人取以充飢來春之花仍是滿樹又言舊時垂簾當戶每通乳燕心甚宜之而兒童之戲有慈鴉來止亦莫肯任其打逐也中四句見公仁民愛物之實而次聯則接次句桃樹而言三聯則應首句升堂而言也末聯感今懷舊言昔時非如今日家家有寡妻處處有群盜回思天寶之盛天下正屬一家文軌混同豈謂兵亂乃至此極乎其可嘆者非止桃詩而已

野人送朱櫻

西蜀櫻桃也自紅

後唐李嗣成時記四月一日內園進櫻桃宸廟薦為苑頒賜名臣各有差

野人相贈滿筠

籠數回細寫愁仍破

補遺記器之說者不為其餘皆為注謂傳之器中

萬顆勻圓訝許同

憶昨賜露門下省

門下省在宣政殿東公為左拾遺諫門下省

退朝擎出大明宮

大明宮見秋興

第五 金盤玉筋無消息

唐制賜近臣櫻桃在宴故曰金盤玉筋無消息也

此日嘗新任轉蓬

此詩公因野人之贈而憶中朝之賜也言西蜀偏方而櫻桃之實亦及時而熟故云也自紅其送餽出于野人以籠盛之所以細細傾出至於數回猶恐其觸

破傾出雖多惟其勻圓如許之同也第二聯公憶得時在左拾遺之時同嘗櫻桃臣之賜擊出大明宮門多少光榮豈比野人之贈哉因感君恩遂言今日玉食亦不知有此時物否而我乃猶得嘗新則宜自寬任其流寓若斷蓬之轉矣

補

詩話寶應元年建巳之月上皇肅宗相繼寤天公在成都感時傷心故賜櫻桃愴懷曰金盤玉筋無消息有編此詩于廣德二年謂公憶去年十月吐蕃逼長安代宗幸陝公遠客成都未知消息謬矣廣德年間公在東川與西蜀無涉即是年公傷春五首已自注云已閱僻遠傷春罷始知春前已放宮闕櫻桃為孟夏之物此時尚未知消息不幾與自注相左

舟楫

進艇

南京久客耕南畝

明皇幸蜀後號成都為南京置尹至德二年

北望傷神臥北牕

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

茗飲蔗漿攜所有空丸嬰無謝玉為缸

此詩公因與細君泛舟而作雖在第三句見題而首尾皆為進艇之事言其留滯中厚於農故所以比望長安輒傷神而假風也困欲造其悶懷故引老妻泛艇看稚子之俗且以眼前妻子相象為娛而已蝶之相逐花之並蒂雖若指進艇時所見然其意實比夫婦同舟所謂興而此者也未言以燕為飲以燕為樂隨其所有而燕在舟中且以瓷器為茶與漿共潔白亦不讓玉缸之盛酒也始者傷神今則可以怡神矣

補

詩話江村一章以梁燕水鷗與起老妻稚子此章先做老妻稚子以蛺蝶芙蓉觀映各自有情俱飛相逐並蒂自雙正見家人婦子偕隨結伴非有勉強蓋公數年來亂走荒山室家難保不曰妻孥隔軍壘撥棄不疑道則曰默思歡會處恐作窮獨吏不曰妻子亦何人舟舛負前諾則曰嘆息謂妻子我何隨尔曹久矣無妻孥之樂矣至相攜入蜀草堂初成乃于語燕定巢處為將子兒繼傍母稚子避人托物流連始有家人之興江村進艇二章于老妻稚子曲盡優游倡隨之樂蓋情隨境遷與與時會有不期然而然者

城西陂泛舟

西陂即漢陂補此題是全部咏城西陂所泛之舟非工部泛舟遊城西陂也通首詩全咏陂中舟味詩人却在陂岸上

象牙作

帆檣

遲日徐看錦纜牽魚吹細浪搖歌扇晴場帝錦纜龍舟以扇自障而歌故謂之歌扇

青娥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春風自信牙檣動

此詩亦所謂艷曲者矣首言歌姬管籥之倫次言牙檣錦纜之移在樓船可望不可親也悲遠天聲聞于天也自信其動徐看其牽中流自在行也第三聯情景辭句艷而不淫所謂麗之則者也末聯雖寫實事然在樓船上數見小船蕩槳送酒而來亦甚風度信可樂也

補

宋南平王白紵曲佳人舞袖耀青蛾蛾眉也宋玉笛賦摘朱唇曜皓齒江總詩橫笛短簫樓復咽古詩象牙作帆檣哀江南賦鉄軸牙檣吳志甘寧嘗以繒錦維舟去輒割棄張正見詩金堤分錦纜張秀詩有肉如丘有酒如泉

聖歎詩話只起二句一喝一證筆勢靈幻非常一在字妙言此陂中樓船一例

純是珠簾翠幄岸上觀之窈窕重密定知青娥皓齒悲遠天亦聽船中語青蛾皓齒橫笛遠簫中間必擁一主人矣夫聲色之中豈復有正人因用十四字活畫他出來言是主人也彼鳥知人力之艱難春風面面皆順自信二字妙彼以為自動既觀視日影乃徐徐看來却是錦纜牽去此與何不食肉糜相似後解痛與針砭以下不嫌唐突歌扇舞筵已極靡麗又有水映歌扇花綴舞筵分外靡麗而且魚吹燕蹴天下事錦上加錦花上添花真有何限然或愁酒盡又賴小舟蕩槳送酒如泉不然孝延年黃檣緯為豐年之玉誠有餘彼則豈與荒年之歲哉讀之使人務本重農之心直刺出來

橋梁

陪李七司馬皂江上觀造竹橋即日成往來之人免

冬寒入水聊題短作簡李公

補元和郡國志鄆江一名皂江經蜀州唐興縣三里

伐竹為橋結構同寒裳不涉往來通天寒白鶴歸華表

橋前二柱

日華表又續神記遼東城門有華表柱有白鶴集其上言詩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塚壘壘

日落青龍

見水中顧我老非題柱客

成都府昇仙橋司馬相如西去題橋柱曰大丈夫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後果乘傳車過其

處橋在望鄉臺東南一里

知若材是濟川功

高宗命傳說若濟大川用汝作舟楫

合歡

補歡定作觀

却笑千

年事驅石何時到海東

齊地理記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不速神輒鞭之石皆流血

此詩首句言此雖竹橋而結構牢壯與木橋相同也次句言人不必寒裳涉水而行道通也次聯上句用事下句比竹橋如青龍而長也第三聯上句用相如事以為自謙之詞下句言李司馬造橋之妙如此可以知其有濟川之材借高宗傳說之事也合歡者諸公相會觀橋之際因笑秦始皇梁海之難卒無成功

不如李公竹橋之易成也

補

當太康二年大雪南州人見二鶴于橋下曰今寒不減亮明年也白鶴用此處引丁令威事似誤唐天后時默啜破趙州至石橋馬跪欲不進但見青龍臥橋

上奮迅而怒乃過去

燕飲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雀啄江頭黃柳花。鷓鴣鶻鶻滿晴沙。自知白髮非春事。且

盡芳樽戀物華。近侍只今難浪跡。此身那得更無家。丈人

才力猶強健。豈傍青門學種瓜。

青門見前舍弟觀詩補通鑑玄宗初年遺宦者詣江南取鷓鴣鶻等置苑中

此詩第五句近侍只今難浪迹言不容浪漫厠迹於朝間矣其罷拾遺明甚次聯言我白髮之生非關春事自不相妨且陪鄭八丈盡飲戀此曲江之物華耳物華指起聯二句也頸聯言我雖不得為拾遺不與近臣之列矣然不免無家則祿仕之計豈容已乎言必須更受一官故末聯又勉鄭八丈出仕而未須隱

也謂我自頭者猶欲仕
况如大人之強健者乎

鄭駙馬潛曜宴洞中

補錢長安志蓮花洞在神木原
有洞曰蓮花舊為村人鄭氏之業

主家陰洞細煙霧按鄭潛曜廣文學士處之姪也尚明
皇陵晉公主故曰主家公主之家也紀田谷夏簾青琅

玕春酒盃濃琥珀薄冰漿梳碧瑪瑙寒謀疑茅堂過江麓

已入颯磴霾雲端自是秦樓壓鄭谷秦樓謂秦女弄玉吹簫於樓見
前五室觀詩鄭谷鄭子真耕谷

口見前江雨
鄭典詩時聞雜珮聲珊珊

此詩前四句極言洞中陰寒而富貴氣象自可見也煙霧霽微簾紋清滑洞中
深陰香故也酒濃而見琥珀杯之薄冰漿而凝瑪瑙梳之寒非貴主陰洞中何
以有此公獨覺其陰寒誤疑入已之草堂過江上之山足不知已涉風磴在雲
表陰霾之開矣因此覺得駙馬洞中乃秦女風樓之比非若子真之谷石故得
開珮玉之聲清亮可愛又豈
草堂之所有乎可謂誤疑矣

補本草琅玕一名青珠蜀郡賦所謂青珠其環也蘓恭曰琅玕有數種色以青者
入藥為勝趙曰詩家多以琅玕比竹青琅玕特形容竹簾之美耳太白題王處

士水亭詩拂拭青玉盤
飲聖米梁鮑照銅山詩既類風門磴又草堂疑在江麓風磴音入雲端

音樂

吹笛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飄律呂相和切月

傍關山幾處明胡騎中宵堪北走胡騎北走晉劉琨在晉陽為胡騎
所圍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

皆凄然長嘆中夜奏胡笳賦又流涕歔歔有懷土之思遂棄圍而去補按胡笳與笛不
合昔陳朝周弘讓賊長笛吐清氣有胡騎北歸之句今日吐蕃黨項聽此亦堪北走公
意或主此武陵一曲想南征武陵曲樂府橫吹笛有關山月折楊柳又有武陵
深辭解題云馬援南征所作援門人袁生者善吹

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武陵深曲曰瀟瀟武陵一
何深飛鳥不度獸不敢臨嗟哉武陵多毒淫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

中却盡生

此詩前四句賦吹笛之景後四句用吹笛之事次聯分應首句第三聯見其聲
能斷腸應第二句也堪北走者胡騎聽此聲必動懷土之思可使之宵遁也想

南征者因此笛聲之切而思桓伊之善弄也然武陵一曲未有所考疑或是馬
援南征武陵蠻時曾聞笛而有感也末言秋時楊柳已凋何為今宵又有楊柳
可折乎此以曲名翻意而結
也愁中字亦與斷腸字相應

禽獸

見王監兵馬使說近山有白黑二鷹羅者久取竟未
能得王以毛骨有異他鷹恐騰後春生騫飛避暖勁
翻思秋之甚眇不可見請余賦詩二首

雲飛玉立盡清秋。不惜奇毛恣遠遊。在野只教心力破。于
人何事網羅求。一生自獵知無敵。百中爭能耻下鞫。鵬礙
九天須却避。兔經三窟莫深憂。

三窟為驩謂孟嘗君曰狡兔三窟僅得免其死耳
此篇詠白鷹也言其如雲之飛如玉之立高遠潔白能盡覽清秋之色故雖有奇毛不肯深藏而恣意遠飛也然在野未易羅致羨其奇毛者只教竭其心力

終不可得眾人何為欲以網羅求之耶或疑于八言作于八言此鷹在野于人何事意亦似通于人猶言眾人謂求之者宜于八言也本意野鷹不受人招呼故云一生自獵又且知無他鷹可與為敵故言百中爭能耻于下人臂鞫之上以馴養也此聯亦言其終不可得耳末言如大鵬之翼飛礙九天亦須迴避此鷹但有兔穿三窟之內則不必深憂矣言其摩空搏擊猛鷲之甚但不能穴地之深也

補

百陽雜俎漢北鷹白者身長且大五觔有餘細班短柱鷹內之最鷹所以獵今野鷹故云自獵更信詩野鷹能自獵東觀漢記太守桓虞曰善吏如使良鷹下韝命中後幽明錄楚文王好獵有人獻一鷹文王見其殊常獵于雲夢此鷹遠瞻雲際俄而雲際有物疑翔鮮白此鷹便球翻而升豈若飛雷須更羽墮如雪血下如雨有大鳥墮地兩翅廣大數十里時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鵬雛也

黑鷹不省人間有。渡海疑從北極來。正翮搏風超紫塞。

注秦所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墓亦云故云紫塞 玄冬幾夜宿陽臺。

巧春雁同歸。必見猜萬里。寒空祇一日。金眸玉爪不凡材。

此篇詠黑鷹也鷹如漆世所絕少故云不省人間有疑其自北極海外而來蓋北方純陰水黑色之地故當產此黑鷹也從此極來故超越紫塞之外宿陽臺

言其南至巫峽亦云遠矣。人自欲羅致各極巧謀，然不可得，虛施其巧而已。鵬盡春生之後，向北而歸，則與鴈之比，向者同途，必為所驚，而不敢同飛也。未聯謂其歸時，一日萬里，神速如此，而其爪目實非凡鷹可比。亦徒有所望，而而已。又按白鷹常有故語，尤為抑揚之詞。黑鷹絕無語，深致贊美之詞。補張惠曰：公嘗為王兵馬賦，二角鷹言其勇銳相敵，此亦所以况之也。

燕子來舟中作

湖南為客動經春，燕子啣泥兩度新。舊入故園嘗識主，如今社日遠看人。可憐處處巢居室，何異飄飄托此身。暫語船檣還起去，穿花落水益沾巾。補故園比國識主，比得君而仕看人，即薄俗防人面意。公于歸鴈悲弓流落于

杜燕穿花詩水情見子詞

公時舟居燕子偶至舟中，有感而作也。言在潭州兩見春燕，然舊在家燕子入我故園，曾認我為主人矣。今在舟中不可相依，特因社後遠來看我一度也。第三聯以燕之寄人，居室比己之流寓，他鄉既可感矣。言暫來舟中，又惹落花而去，益使我傷春之莫也。

蟲類

見螢火

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疎巧入坐人衣。忽驚屋裡琴書冷，復亂簷前星宿稀。却遶井欄添箇箇，偶經花蕊弄輝輝。滄江白髮愁看汝，來歲如今歸未歸。

此詩言初見螢飛，有一螢從疎簾而入，又入坐人衣襟，而明忽然飛過屋中，覺琴書冷靜，不肯留，照復出簷前，則有數點亂飛，若星宿之稀疎，却又傍井欄而飛，漸添多矣。其偶然經於花間而止者，則弄光於花上也。以上六句寫其出入動靜之狀，末則言客居衰老，見汝生愁，不知來歲見螢之時，能還故鄉否也。

簡寄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補唐書嚴武傳

寶應元年自成都召還拜京兆尹明年為二聖山陵橋
道使封鄭國公遷黃門侍郎廣德二年復節度劍南

得歸茅屋赴成都真為文翁再剖符文翁漢景帝末為蜀郡太守修學宮蜀地大化崇好文雅符信

揖讓敢論松菊久荒蕪魚知丙穴由來美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北有魚穴二所常以二八月取之鄒善良云丙穴之魚不獨漢中有之黃鶴云邛州大邑縣有嘉魚穴萬州梁山縣柏板山有丙穴方數丈有嘉魚與州順政縣丙水出丙穴穴口闊五六尺出嘉魚然則蜀多丙穴也方輿云蓬州明通縣并峽中其穴凡十其中皆產嘉魚

五馬舊曾諳小徑幾回書札待潛夫漢制太守駟馬朝臣出使為太守增一馬故為五馬後漢王符

酒憶卽筒不用酌成都記卽縣出大竹土人截以盛酒故曰卽筒酒

寶應元年七月嚴公歸朝公亦去成都周遊梓閬間者一年至廣德甲辰春嚴公再鎮蜀公復自閬還成都依之言得歸茅屋者自武去後成都多故公不敢歸及今始得歸也嚴公再來閬關之民必復還前日揖讓之風俗以其有興學之教也故公言但使民如此還淳則已之早去草堂松菊荒蕪亦何恨矣况蜀

穴之魚嘗食而知其味之素美郭景純嘗飲而憶其不用自醢嚴公舊嘗至草堂其五馬亦能識小徑而今幾世書相保待我歸來矣必又將行廚具酒魚而來訪也又按成都尹本以太守而

補通篇字義皆切重鎮揖讓曰還荒蕪曰久魚曰知酒曰憶小徑曰舊曾諳書札曰幾回待白句給合再剖符

處處清江帶白蘋故園猶得見殘春雪山斥埃無兵馬雪山

也時罷三城之戍錦里逢迎有主人休怪兒童延俗客不教鴛鴨惱

比鄰習池未覺風流盡况復荊州賞更新登山簡字季倫永嘉初為南征將軍出鎮襄陽

諸習氏者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嬉遊于池上輒醉而歸名之曰高陽池

清江白蘋春暮之物色公計其程及至草堂猶見餘春幸喜之辭也此故園指浣花溪草堂非如他詩指長安洛陽亦所謂友望并州作故鄉者矣重見故園之春而邊境無虞府主相候其歸途之喜為何如耶公嘗遣弟占校草堂則云

鵝鴨宜長數恐其惱比鄰栽荆莫浪開恐其延俗客也今公乍歸不免俗客相過兒童延之以坐不為輕訝鵝鴨之群則自制之終不令其聒惱鄰家也此聯

預言到家之事無非喜詞末自比草堂為習家池比嚴公為山簡言嚴公不過

七言

七言

七言

七言

七言

七言

草堂者二年其流風餘韻未覺其盡况受再鎮之命而
來其賞又新則俗客相過自絕而比鄰亦且不厭我矣

補 此章承前間
闕還揖讓意

竹寒沙碧浣花溪深益記浣水出渝江居人多造彩笈故號浣花方輿云在成都城西五里一名百花潭橋刺藤梢

咫尺迷過客徑須愁出入居人不自解東西書籤藥裝封

蛛網野店山橋送馬蹄肯藉荒亭春草色先拚一飲醉如

泥泥按稗官小說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塊然

此篇想像草堂之荒蕪也言溪上竹繁不洗其寒陰映沙亦成碧色發橋刺藤梢無人剪伐亦交覆於行道矣所以過客為荆棘所傷直以出入為憂主者之人為密竹隔亦難認其東西也室中書帙藥裹無人拈動必為蛛絲所封騎馬行者但存野店山橋之間以公不在草堂而不相過矣末句却問嚴公肯來藉庭前茂草而坐則我到家未須剪薙荒穢先拚一醉以同卧于草堂也

補 此章承前松菊
久荒蕪意也

嘗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滿新松恨不高千尺惡

竹應須斬萬竿生理祇憑黃閣老黃閣老指廣武兩省相呼武至德間為給事中時甫為左拾遺正聯

兩省也草堂為藥必盛公詩有乘興還來看芍藥可見衰顏欲付紫金丹道家有紫金丹服之則化腸為筋變髓凝骨長生不死

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間行路難

此篇言何時常恐沙岬善崩不已將損及芍藥之欄故徙居民於江檻之外設為堤防以戒殺風滿不使其崩沙岬也又如種新松則欲其極長斬惡竹則欲其多除若此生理人皆不能身親為之但望嚴公使人料理而衰老之顏則欲其求丹藥以養之耳蓋二年在外衰老羸瘦之甚始信世間有此艱難故欲歸來偃息而生理則又未能事之也

錦官城西生事微烏皮几在還思歸以烏皮昔去為憂亂兵

入今來已恐鄰人非側身天地更懷古回首風塵甘息機

共說總戎雲鳥陣天公六韜以車騎分為雲鳥之陣所謂鳥散而雲飛變化無窮者也不妨遊子芟荷

衣

此篇言城西草堂其中生事甚微但留鳥皮凡在而已然猶不忍舍此而思歸也昔者之去恐亂兵入我草堂故避之耳今者之來已恐鄰人多有避兵而不存者因嘆天地許大而我乃側身其中可謂無所容矣更且懷思古人常多感慨然回首兵戈若此百念皆灰其心自息其機事矣未承上言雖則風塵未靜皆言有嚴公之軍容儘能安蜀則我服應者之衣可以安身而無妨矣

奉待嚴大夫補此詩舊譜及諸家注並云廣德二年作也

殊方又喜故人來重鎮還須濟世才武嘗三鎮蜀在乾元裴冕之前為一是年為二廣德元年表公

為參謀時為三也常恠偏裨終日待偏裨諸將校也不知旌節隔年回欲辭巴

徼啼鶯合遠下荆門去鷓鴣身老時危思會面一生懷抱

向誰開

此詩公將去成都聞嚴公有拜尹之命故且待相見而後去也言在他鄉喜故人重來相見而成都重鎮之地必須得濟世之才如武者方稱其任也每日惟

評諸將郊迎不至不知嚴公隔歲已潛入城但未視事故不可見耳又言我之行欲出巴渝境上正為鶯啼相合之時於是出峽遠下荆門乘快舟之便也然猶遲遲未去成都者身老之年時危之際思與故人會面而後行蓋平生知己如嚴公者少捨爾則向誰人開此懷抱乎相向之意切矣

贈獻納起居田舍人澄補按田是時以起居舍人知廳事獻納其兼官耳

獻納司存雨露邊武后初置廳以受四方之書設理廳使玄宗改為獻納使補每仗下議政事起居郎一人執筆記錄于前史官隨之

後復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筆隨丞相上殿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食收封事漢儀密奏皂囊

封版故曰封事宮女開函近御筵曉漏追趨青瑣闥補范雲詩攝官青瑣闥晴窻點

檢白雲篇楊雄更有河東賦楊雄字子雲漢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上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從上幸甘泉帝

追觀先代遺迹思欲齊其德號雄以為臨川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上自西嶽還雄上河東賦以勸唯待吹噓送上天

按獻納使封疆起居舍人掌起居注今田澄必以起居兼獻納故篇中專以受言事美之而然微因之以獻賦也言理廳之署密竊中禁非賢才不得以任此今田舍人既畢注記之事而退後來獻納使之司存收人所上封事付與宮女使之開函於御座之側也曉趨瑣闥會朝而入侍左右言舍人之職也白雲篇者

山林之士草茅之言必檢點而後收之言極納使之職也中四句可見其在兩
露瀟而地分之清切也末言我又有賦徵上專望舍人陳進而後得遂御覽推
獎之意耳

奉寄高常侍

補唐書百官志門下省左散騎常侍二人掌規諷過失侍從領尚

汶上相逢年頗多

高適為西川節度使時著師出無功亡松維保等州以嚴維代選用為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地理志汶水名出秦

山萊蕪西南入濟在齊魯魯北

飛騰無奈故人何總戎楚蜀應全未

適先除淮南節度使後為

西川節度使

方駕曹劉不啻過

言與曹劉齊肩也不啻猶過多也魏曹植字子建劉楨字公幹皆有英才建安七子中人

今日朝廷須汲黯

漢汲黯字長孺建元末為主爵都尉漢書汲黯在朝淮南

重臥而治之居

中原將帥憶廉頗

廉頗趙良將漢文帝嘗嘆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

天涯

春色催遲暮別淚遙添錦水波

公初識高常侍必在兗州之境故云汶上又云多年適與公皆拜拾遺其後高乃出授節鉞入為侍從可謂飛騰矣其官楚蜀也雖握節而然論名位之極尤

未止此其詩之妙則與曹劉並驅而又過之也汲黯在朝淮南其及謀漢上以為獨得頗牧不憂匈奴以此二事比高公今日在朝為有用也未言我獨為天涯之春色催其老景惟其憶別之淚甚多錦水為之增長矣

奉寄章十侍御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後將復赴

朝廷

補原注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後將赴朝廷

淮海維揚

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

章夔揚州人金章即金印也紫綬即紫絲條也

指揮

能事回天地訓練強兵動鬼神湘西不得歸關羽

主收江都郡拜羽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督荊州事郡拜恂為太守又為潁州太守後潁川盜起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

河內尤宜借寇恂

後漢寇恂字子翼光武收山東河內

朝觀從容問幽

側勿云江漢有垂綸

首句言其人才之美次句言其章服之貴領聯言其力量謀為之大發揮其能事雖天地亦為之回轉教習精兵雖鬼神亦為之驚動蓋大言之而過譽之也

上律真卷三 七言

頤聯用關羽冠帽二事言梓州亦當再留章彞不當聽其行也關比其任留後
寇比其任刺史用事親切如此尾聯囑其入朝承天子訪問遺才則如甫者亦
在所當言矣使之勿云乃反辭以激之也有一作老則言其尚可用而恐天子疑其老矣

將赴荆南寄別李劍州弟補唐書劍州昔安郡屬劍南道

使君高義驅今古寥落三年坐劍州但有文翁能化俗前漢循良

傳文翁為蜀郡太守興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乃選郡縣小吏明敏有才者張叔等千餘人親自飭屬遺諸京師受業博士數歲皆成就還歸文翁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由是大化文翁終於蜀吏焉知李廣不封侯

漢李廣與從弟李蔡俱為郎中文景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封為安樂侯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常與望氣王朔言之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封侯也

路經灑灑雙蓬鬢灑灑堆在巫峽之口天入滄浪一釣舟戎馬相逢更何日春

風回首仲宣樓魏王粲字仲宣司徒辟召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不就乃之荆州依劉表登江陵樓作思鄉賦因名仲宣樓

按公買應元年將由峽下江陵故作此寄別李劍州因嚴武來作尹遂不果行此作與奉侍嚴大夫詩蓋同時作也驅令古者言其高義蓋今古之人與之齊驅也如此高義而寥落遠郡久而不起亦可念矣文翁用郡守事亦應高義之句李廣用同姓事未封侯應寥落之句第三聯言其赴荆南之所經下句言至其地也未言兵戈之際再會應難我到仲宣樓上唯有回首春風以相憶耳

奉寄別馬巴州

勲業終歸馬伏波後漢馬援字子淵少有大志以功名自許善兵策封伏波將軍功曹非復漢蕭何

吳志虞翻為孫策功曹策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為吾蕭何守命稽耳扁舟繫纜沙邊久南國浮雲

水上多獨把魚竿遠去難隨鳥翼一相過知君未愛春

湖色興在驪駒白玉驪駒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禮客欲去歌之其辭云驪駒在門僕夫共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珂石次

玉又大貝可為珂裁為馬勒飾者也

按廣德元年公在梓州補京兆府功曹不赴此詩次句以蕭何自比必作於廣德元年以後蓋公嘗有去蜀遊荆楚之志此必因不赴功曹之補將東遊而寄

別巴州也第一句稱美巴州以馬援之勲業期之第二句自謙言無志於仕矣
第三句自言欲去之第四句言荆南雲水之間我將往彼也第三聯言我終
往彼垂釣不得一會巴州而別也末言巴州
之興不在洞庭之上而在於滿任以歸朝也

贈韋七贊善

鄉里衣冠不乏賢唐志東宮官有左右贊善大夫各五人掌傳令諷過失贊禮
儀章贊善必見素之後見素位至宰相贈司空與公皆京

人杜陵韋曲未央前杜陵韋曲並在長安未央宮漢高
祖七年至長安使蕭何治未央宮爾家最近魁三

象補原注斗魁下兩
兩相比為三台時論同歸尺五天韋曲鄉中俚語曰城
南韋杜去天尺五北去關山

開雨雪南遊花柳塞雲烟洞庭春色悲公子蝦菜忘歸范

象范蠡為越相功成泛扁舟遊五湖補杜陵遠客滯此不歸豈
無鄉里衣冠之思似有越人蝦菜之戀越人呼海錯為蝦菜

此詩公必在荆南送韋七贊善北歸也韋杜二族皆在京兆部內郿城之南故
云鄉里又云未央前韋氏多有位至宰相者故云最近魁三象而去天尺五之
語則二家所同也惟其在未央前故云去天尺五甚近之辭也第三聯言贊善
北歸則遇雨雪之凍乍開下句言公南遊則見花柳之春已盛蓋北寒而南暖

故耳末言當此之時洞庭春色惟添公子之別恨而公且欲別也九歌
云悲莫悲兮生別離又云思公子兮今未敢言既謂之春色又云悲公子者別離
之際好景乃生悲也春
色第六句花柳是也

崔評事弟許相迎不到應慮老夫見泥雨怯出必愆

佳期走筆戲簡

江閣邀賓許馬迎午時起坐自天明浮雲不負青春色細

雨何孤白帝城身過花間沾濕好醉於馬上往來輕虛疑

皓首衝泥怯實少銀鞍傍險行

崔評事公之末弟人為戲請故其辭直致之甚江閣指崔之所居第二句言自
天明起坐直至中午不見遣馬來迎何法也次聯言雖陰雨而雲薄不掩春
色雨細儘可入城蓋亦甲寅西之於崔變城外而崔在城中
許邀公也後四句只是從其馬來不必慮我老而怯雨也

贈田九判官梁丘補天寶十四載正月羅王納款二月許衡輸入
朝道得風疾遂留京師田梁丘隨輸入朝為判官

本詩見詩集卷三
杜牧詩集卷三

空峒使節上青霄空峒龍右山名河隴降王款聖朝宛馬總肥春首

著大宛馬者首節草將軍只數漢嫖姚漢霍去病善騎射漢武朝從衛青為嫖姚校尉陳留阮瑀陳留地名阮瑀字元修與陳琳並為曹操記室誰

爭長送之曰空堂手京兆即早見招京兆地名漢田鳳字季宗為郎容儀端正入秦事靈帝日獨能無意向漁樵補爾悉以軍事委梁麾下無才

不救如高適嚴武曲環蔡希魯京兆田郎也最著者梁不忌才故云不並入

此詩前四句先美哥舒翰見田九不失其可親也首聯言哥舒翰自隴右入朝者為有降王款附於大唐也第二聯上句言如李廣利所得宛馬食首著而肥下句言當時邊將盛名無過哥舒翰者如漢時獨推霍去病也第三聯上句用曹操辟阮瑀事比田九為哥舒翰所辟下句用本姓故事以美之誰爭長言其獨步早見稱言其小年也末言哥舒翰麾下人才之盛皆賴田九引進未必獨無引薦杜公之意蓋矜之之辭也

寄常微君

白水青山空復春微君晚節始以風塵楚妃堂上色殊衆右

今樂錄吟嘆四曲有曰楚妃楚妃楚莊王夫人樊姬也海鶴嗒前鳴向人萬事紛紛猶絕粒一

官羈絆實藏身開州入夏知涼冷不似雲安妻母熱新

首言微君本在白水青山之間隱居而今年老乃因兵戈奔走在外故云空復春也次聯言微君操行潔白過於眾人如楚妃在堂上眾女之中其貌獨美然晚節流寓他鄉如海鶴不能冲霄乃馴於階除以鳴向人第三聯言我非不為隱者之高惜應接多事之際尚求辟穀之術然而繁於一官不遂高蹈者實因世亂藉以藏身耳蓋吐其心事於微君也末又美微君在開州度夏多涼不似我在雲安為毒熱所苦此亦寄贈相慰之辭耳

補詩話味此詩晚節傍風塵為微君惜也末出如楚妃之色處于堂上所謂靜女其姝也既出如海鶴之性鳴向階前不免牢籠之苦矣亂紛二句又若為微君解者明其雖仕而非風塵俗吏也末言君官開州涼於非若雲安之不可居也

○晚節二字當着眼凡人少壯便趨趨而老而無成未免流於穢感叩角歌曰漫漫長夜何時旦王處仲嘗嘆曰烈士暮年壯心未已宜尼嘆也然則非為此晚節傍風塵是痛語非諷語

寄杜位補杜位為杜預孫杜預為晉名將杜預有子位位為晉名將杜預有子位位為晉名將杜預有子位新州天寶十載事上元開榜之近鄰故有此詩

近聞寬法離新州新州屬廣南道公之姪杜位貶新州時朝廷寬其罪移之於道郡按杜位宅守歲時當是明年位即被謫補少陵有

杜位宅守歲時當是明年位即被謫補少陵有

杜位宅守歲時當是明年位即被謫補少陵有

杜位宅守歲時當是明年位即被謫補少陵有

杜位宅守歲時當是明年位即被謫補少陵有

杜位宅守歲時當是明年位即被謫補少陵有

杜位宅守歲時當是明年位即被謫補少陵有

杜位宅守歲時當是明年位即被謫補少陵有

杜位宅守歲時當是明年位即被謫補少陵有

杜位宅守歲時當是明年位即被謫補少陵有

寄行軍司馬從弟題明柱乃公之弟非姪也故
詩有與從弟題詩不備知吾姪髮總如銀之句
想見歸懷尚百憂逐客

難比自萬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干戈况復塵隨眼鬢髮還

應雪滿頭玉壘題詩心緒亂王壘山在霍州青城縣公時在青城因寄此詩何時更得曲

江遊杜位有宅

按公在嚴武幕為參謀時杜位為行軍司馬此詩蓋在以前寄之也首聯言其
初離東州未遂還鄉而想其憂也次聯閱其遭流竄之苦第三聯兵戈未息想
其多憂而頭白也未聯言客中寄
事而傷心者不得復返舊遊也

所思補唐書杜鴻漸傳祿山亂肅宗至平涼鴻漸與節度判官崔
琦定議與復顏真卿傳至德中武部侍郎崔鴻漸被劫降賊

苦憶荊州醉司馬謫官尊酒定常開崔吏部謫開
荊州司馬九江日落醒

何處九江即今之湖廣也在岳州巴陵縣西北沅湘九原殺西
豐資相諸水皆合於洞庭是名九江瀟湘亦在於其中一柱觀頭眠

幾回張華博物志江陵有臺甚大
而唯一柱衆衆皆拱此柱可憐懷抱向人盡欲問平安無使

來故憑錦水將雙淚好過瞿塘灩澦堆瞿塘峽名灩澦
石名並在夔州

崔漪必嗜酒雖以史部論為荊州司馬猶不廢酒故公隱之而專言醉也次聯
言問之曰洞庭湖上日落之時爾在何處醉酒方醒如一柱觀之勝地必幾度
醉眠其上也此二句見其尊之常聞所以為醉司馬也第三聯見崔之失意但
向不知已之人傾盡懷抱而已如我之相懷憶又無使使可寄平安之書惟將
雙淚寄江水之
流達荊州耳

尋訪

賓至

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豈有文章驚海內謾

勞車馬駐江干干水
非也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糲腐儒餐

不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藥欄花架
之欄檻也

此必遠來之客初到成都慕工部之名而來見也故公詩言幽居求見者少老
而且病州客賓禮又難今日徒以虛名而勞此客出郊之遠也蓋日延坐而

相獨飯相饋見客之相親公之安貧也末乃獨其
再來看花惟以清談相與亦姑以現其謙意否也
補 茅容以草蔬延郭泰陶侃以芻豢留范逵蓋
海內文章正出于粗糲腐儒想見子美自命

客至 補原注崔明府見過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群鷗日日來
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
盤飧市遠無兼味尊酒家貧只舊醅

酒未 肯與鄰翁相對飲 隔籬呼取盡餘杯

水環屋外忘機鷗狎落花不掃閉門始開此四句意近幽棲之狀千載如畫食無異味酒不別沽又欲隔籬招呼田父同沾餘瀝此四句為其直率之意又見公之貧賤而諧俗也

嚴中丞枉駕見過 補原注嚴自東川除西川勅為兩川都節制

元戎小隊出郊坰 詩小雅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元大戎戎
野亭川合東西瞻使節 為一遊以嚴武鎮之 地分南北任浮萍

自蜀望長安為 扁舟不獨如張翰 張翰字季鷹會稽人賀循是命入洛經吳關門於船中彈棊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

談便大相欽悅問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舟去不告家人晉惠胡齊王問辟為東曹掾謂顧榮曰吾本山林間人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曰吾當與子采南山蕨飲三江水耳因秋風起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嘆曰人生貴適意何為耶遂引去 皂帽應兼似管寧 管寧字幼安漢魏之

天雲霧裏何人道有少微星 補原注少微四星在太微垣西士大夫之位也一名處士星明黃則處士舉矣

此詩首言中丞以大將而少引兵從以出城進運開遊而至草堂也次聯言中丞合東西兩川而撫其師以撫安全蜀故視中原雖有清此之異而公得流寓於此也則公以張翰管寧自比言其去朝若此不獨如翰之就管寧又似寧之避地東吳也末句以處士自居言寂寞之濱雲霧胸中無人知有處士在江上而中丞獨能見過其意亦甚厚矣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攜酒饌得寒字

竹裏行。歸流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徵求。急補

者徵求用。自識將軍禮數寬。補阮嗣宗為禮法之士。以繩賴大將軍保持之。百年地僻柴門。

魚五月江添草閣寒。看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慶交權。

嚴公自駕酒領來就公飲故曰行廚起聯賦其饌具之盛騎從之多次聯述嚴公所以臨草堂非因中使徵求處士之急實由嚴公禮視賢者不自尊大而從容來訪也又言地僻江寒人所罕到而嚴公乃能看弄漁舟至於竟日其意厚矣惜乎公貧無以續其酒饌而盡交接之權也

王十七侍御掄許攜酒至草堂本寄此詩便請邀高

三十五使君同到補王論終于彭州刺史後有哭王彭州掄詩

老夫臥穩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開。江鶴巧當幽徑浴。鄰

雞還過短牆來。繡衣屢許攜家醪。漢武帝時御史大夫領繡衣直指使出討姦猾治夫獄皂

蓋能忘折野梅。漢志二千石者戲假霜威保山簡須成一醉習

出遊多之池上置酒揮醉而歸名曰高陽池

此詩首言身老家貧故貪睡而閉門也及其安開門之時甫見江鶴之浴鄰雞之來即所觀而賦之也後四句方及題中之事言侍御既能攜酒相過高使君豈不能至草堂而折梅乎故借侍御霜威以催山簡同來一醉草堂而歸也高為蜀州刺史故用太守皂車事又用襄陽守之藁

酬寄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補時嚴公初除西川節度先有詩寄公公酬之也

拾遺曾奏數行書。懶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馬。唐

沙苑置坊幽棲真釣錦江魚。成都號錦里錦江錦水錦城錦官城故公詩用之不一也謝安不倦登

臨費。晉謝安字安石隱會稽與王逸少詩詢支遁遊放情丘經有東山山半有蓋薇洞即安石遊處也阮籍焉知禮法疎。

登阮籍性迂懶禮法之士嫉之如讎小學言其負才放誕居喪無禮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蕪徑欲教

鋤

此詩公自述其野亭之居以答嚴公也言向者拜於遺之時亦曾奏書以論時政然其本性但喜幽居故又言彼時乘官馬以充貢奉實為冒濫今日幽棲之地釣錦江之魚以其直情也第三聯以謝安比嚴公以阮籍自比言嚴公喜出登臨則公所以逢迎之禮豈謂其疎畧哉若果然枉駕出城而來則我當除道以相待矣

詩話此詩語語翻嚴原作嚴曰何須不着鴛鴦冠欲公貶節就仕也公曰拾遺曾奏駁行書又曰奉引濫騎沙苑蓋謂我嘗奏書我嘗奉引且無意為天子侍從何有鴛鴦冠嚴曰懶眠沙草愛風懶眠者懶而後眠不懶則不眠也公曰懶性從來水竹居曰懶本性生曰從來又非止風滿之愛也嚴曰漫向江頭把釣竿若以釣竿為公偶然寄興公曰幽棲真釣錦江魚則非偶然寄興嚴曰興發會能馳駿馬必與發後至公曰謝安不傳登臨費不倦無須與發也嚴曰莫倚差題鴛鴦冠又曰腹中書猶幽時眠時後時方靜處看補街傲世却隆炳書萬洪著方其事尋常却曰幽時眠靜處看分明誤公炫才躁動欲其藏鋒晦迹也公曰阮籍焉知禮法疎夫阮却曹爽召爾曹武婦以酒自晦正善藏其用處公以阮自待嚴亦無煩相諷也嚴曰終須立到使君灘公草茅無德何使君難之有且曰終須立到使君灘二句謂嚴既有意草亭之上吾直鋤徑待耳與酬高適作同一機鋒

酬郭十五判官受

補唐詩紀事郭受大曆間為衡州判官

才微歲晚尚虛名臥病江湖春復生藥裹關心詩總廢花

枝照眼句還成補梁武帝春歌庭中花照眼只同燕石能星隕荀子五采之愚人曾得燕石于梧臺

之側藏之以為大寶周容開而觀焉主人齊七日端冕元服以發寶置容見之俛而掄口曰此燕石也與瓦甃等主人大怒藏之愈固左傳僖公十八年春隕石于宋五星隕化為石也又自得隋珠覺夜明淮南子隋侯之珠注漢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夜中舍大珠以報之因星隕如雨

曰隋侯之珠蓋明月珠也獲喬口橘洲風浪促橘洲在湖南長沙郡之喬口繫帆何惜

片時程

公在長沙因郭判官寄詩相問故酬之也言我才弱年老但有虛名而已况臥病經春豈有好懷惟有病也故留心於藥餌而廢詩篇但因春來花開偶然有作耳然其作如宋人之寶燕石相同能為隕星之光隨手而滅若判官之詩則如隋侯明月之珠自我得之覺其夜生明也公居喬口郭在橘洲相去甚近故未及囑其掛帆一來以面論其詩法也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補唐書蜀州唐安郡

蜀州東至成都縣百里宜公與迪類有和寄

東閣官梅動詩

東閣在蜀郡

還如何遜在揚州

何遜字仲言梁天監中作揚州法曹

解舍有梅花一株遜吟咏其下後居洛思梅因請再任及抵揚州梅花方盛開對花傍徨終日與陸鍾俱以能詩名號陰何體

此時對雪遙相

憶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鄉愁

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白頭

此詩起解用何遜事比裴迪言遜在揚州見東閣官梅而動興今迪登東亭逢梅花而賦詩寄我亦如遜之風度也遂言此時但對雪亦未免遙相思憶况於送客之際東亭別懷又逢梅花則相憶之情豈可過乎宜其賦詩來寄也然幸爾只寄詩而不寄梅若折花來則傷我歲暮之情矣折來且傷歲暮如何可去蜀州同看必起思歸之愁也我今在江邊自對一梅雪中花發垂垂然使人觀之白髮日夜生矣况又至蜀州而觀之乎意裴詩中必有情不與公同看東亭之梅故公之和意為此言也

送別

季夏送鄉弟韶陪黃門從叔朝謁

令弟尚為滄水使

韶比兼開江使通城都外江下峽舟船從祖杜鴻漸以黃門侍郎同平章事鎮蜀既平崔旰之難遂還朝吳越春秋

馬傷父功不成交諫乃巡衡山血馬以祭忽夢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滄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焉禹乃退齋三日遂獲金簡玉字之書言治水之要

家莫出杜陵人比來相國兼安蜀歸赴朝廷已入秦捨舟

策馬論兵地拖玉腰金報主身莫度清秋吟蟋蟀

晉潘岳字安仁才名

冠世為眾所疾栖遲十年惠帝朝為黃門侍郎作秋興賦曰蟋蟀鳴于軒屏

早聞黃閣畫麒麟

黃閣漢蕭何所造宣帝圖功臣霍光

等十一人於麒麟閣

鄉弟故鄉同姓之弟非親族弟也起聯美杜韶次聯美杜鴻漸第三聯言韶為從叔所親愛捨舟出陸策馬隨行皆是論兵之地則在舟中與解鞍之時其論可知矣而黃門之鳴玉佩橫金帶者乃報主之身其貴重如此豈易得而近之哉末聯因韶以勉黃門言今別時尤是季夏途中莫避回度秋空吟蟋蟀如潘黃門而已須早歸朝策勲以宰相而與功臣之畫圖此乃我之所願聞也

補 鴻漸鎮蜀姑息崔岍未嘗用兵策馬論兵諷辭也鴻漸來自成都廣受貢獻反薦崔岍

章梓州橘亭餞成都賈少尹得涼字

補梓州詳五言章梓州水亭注

秋日野亭千橘香，玉盤錦席高雲涼。主人送客何所作，行酒賦詩殊未央。衰老應為難離別，賢聲此去有輝光。預傳籍籍新京兆，青史無勞數趙張。

趙廣漢張敞宣帝朝先後尹京兆有聲

前四句即橘亭之景物而賦章梓州之饒飲也夫以刺史送客於野亭之上以玉盃行酒而分韻賦詩其時物則千橘送香其天氣則高雲生涼良不悉矣然以公則來者自傷宜其難於為別而賈少尹之賢名則從此入朝廷定有陞擢矣既為南京少尹必陞三輔大尹故以趙張京兆之事預期之也

奉送蜀州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尚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

中丞問俗，中丞於貞節也時為夔州都督別駕中丞之弟 愛弟傳

書彩鷓鴣新，鷓鴣以整水神 遷轉五州防禦使

節起居八座太夫人，唐以六尚書左右僕射合為八座衛為尚書故曰八座太夫人 楚宮騰送荆門

水白帝雲偷北海春，與報惠連詩不惜。宋書謝惠連能屬文族兄靈運嘉賞之每有篇章對

得佳句 知吾班鬢總如銀

都督防禦皆職按荆州刺史故云問俗畫熊頻言時時按問民俗於荆州刺史之境見其勤恤民隱不得少暇故遣乃弟奉書乘舟以至江陵也其時中丞新兼防禦一職必因衛尚書之力故遣弟致起居於其太夫人也第三聯賦別筵之時景騰送水者騰月東消順流至江陵也雲偷春者城上雲含海日之輝見晴景也末之寄聲杜位言我非惜一詩不以示汝當知向時二毛今盡白矣亦為苦吟之故是以少吟也

送路六侍御入朝

童稚相親四十年，中間消息兩茫然。更為後會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別筵。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劍南

春色還無賴

唐貞觀元年分天下為十道九曰劍南道

觸忤愁人到酒邊

此詩言幼年相得至於壯年而後遠別則彼此無音問矣後日之會知復何處而偶爾相見即為別處可勝情哉所以妬極憎柳若為其春色無賴之甚偶近別遙見之而觸忤我之愁思也次聯先說再會後說今別倒句法也

補

分作愈不愈言豈不忍也不忍是方言○徐摛詩恒教羅袖濕不分秋風吹張正見詩不分梅花落還同笛橫吹又衰柳賦獨乃萬株成錦千林似真盧照鄰詩生憎帳額繡珠鸞相

孫登詠柳飛錦亂上空

又送辛員外

在惠義寺園曾送一絕句

雙峰寂寂對春臺萬竹青青照客杯
細草留連侵座軟殘花悵望近人開
同舟昨日何由得並馬今朝未擬回
直到綿州始分手江頭樹裏共誰來

前四句寫惠義寺別處之景也陶日必與諸公為泛舟之遊故曰何由得一其往會難再也公與辛員外自梓州至綿故云未擬回公曾至綿將復還梓故云

共誰來此蓋寺中之賦別而頭及綿州之分手也

補

萬竹本漢書橋千頭竹萬箇

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

補鴻漸平蜀資秘書入朝辟用故有是命

青簾白舫益州來巫峽秋濤天地迴
石出倒聽楓葉下櫓搖背指菊花開
貪趨相府今晨發杜相公鴻漸也大曆二年六月劍南節度使杜鴻漸自成都入朝
恐失佳期後命催北斗長一星朝北斗安城名五雲多處是三

台

三台星名三公之象言三公上應三台

此詩杜鴻漸自蜀歸朝辟李秘書入幕杜蓋先行李追赴之也詩言秘書乘輿而下適遇峽江秋水之盛天地為之回轉其行故甚疾也但見峽石晚巖而上出楓柯懸崖而生者則俯聽其葉落之聲船櫓向後而直搖所傍之菊則背指其花開之處此寫其乘舟順流道路所經之景也第三聯言其赴幕之速末以五雲中三台者比其赴杜相公之所也

本傳及詩三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得開字

補唐書黔州黔中郡屬江南西道本三國吳黔

陽郡周為黔州一統志今為辰州有七

大家東征逐子

世叔妻姓趙之女名昭字惠姬和帝數召入宮令其後貴入師事之號曰大家子殷為陳留長垣縣長大家

隨至官作東征賦以敘行本又作女誠七章今行于世兄同著漢書未就而死詔昭踵而成之家音姑者尊長之稱如婦於姑之義也

帆開青靄竹筵迎船出

楚國先賢傳孟宗字恭武至孝母老病篤冬月思爭食宗乃竹中泣而告天須臾為之生持以供母

白白江魚入節來

後漢列女傳姜詩及妻龐氏龐盛之女至孝母好飲江水妻出六七里沂流而汲母嗜魚膾夫婦常力作供母情不

能獨食呼鄰母共之台側忽有泉湧出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常以供二母之膳

離別不堪無限意艱危須仗

黔陽黔州

濟時才黔陽信使應稀少莫惟頻頻勸酒杯

首句直以曹大家事指王判官之母隨子而回第三句見其東行乃乘舟也次聯即舟行之景借泣竹躍鯉二事變化用之見其奉母之道也第三聯言別意雖不自堪然此艱危之時深賴判官之才以濟之使奉之碎不可留也未則恐其別後音問之少而深致飲錢之殷助耳

補

張綬曰還黔中詩又曰逐子同其意然中人以行養而歸故深為濟時之才惜故以為之官也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參軍傷其臨老陷賊之故

關於面別情見于詩

鄭公樗散鬢如絲

鄭虔好書苦無紙於慈恩院時柿葉數屋日往取葉書之始有善圖山水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

三絕玄宗愛其才置廣文館以為博士著書八十餘篇按唐史虔以祿山反陷賊中偽受度水部郎中因稱風疾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與王維等並以宣陽里以善畫崔圓使繪齋壁虔即祈解於圓卒免死貶台州司戶參軍樗散之才言不合世用也出莊子

酒後常稱老畫師萬里傷

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倉皇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

出餞遲便與知生應和訣九重氣路盡交期

此詩首闕其才非世用而入老矣不為能飲能畫已為可傷且將老於平復之世尤可憐矣惟其嚴譴故倉皇就途公又往餞弗及此後無路相期而會亦無

由矣故未句直期地下之相見也

十七日言三十七言

三

公安送韋二少府直贊

道逢公後世多賢此史韋受傳字敬遠尚志夫簡澹於榮利微辟不屈所居宅枕帶林泉娛玩琴書蕭然自適周武帝敕有司日

給河東酒一升號之曰道逢公又舊唐書韋嗣立同中書門下三品嘗於驪山營別業中宗親往幸馬封為道逢公名其所居為道逢原幽棲谷世系表以復之

送爾維舟惜別念我能書數字至將詩不

必萬人傳時危兵甲黃塵裏日短江湖白髮前古往今來

皆涕淚斷腸分手各風煙

韋二蓋後進而知慕公者故此篇起聯為直致之詞次聯屬其頓附書來乃見念我之情不必廣傳我詩公以前輩自祐明矣後四句但言世亂身老而重以

離別之愁耳

送韓十四江東省親

兵戈不見老萊衣高士傳若來子年奉一親行年七十身著五色冠關公作嬰兒戲於視則欲親之喜嘆息人間

萬事非我已無家尋弟妹君今何處訪庭闈黃牛峽靜灘

聲轉荆州記宜都西陵峽中有黃牛山重巖高峻壁間有石如人負力牽牛入黑牛黃山之下有牛灘自此東入西陵三峽之西白馬江寒

樹影稀白馬江江陵縣有白馬州此別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歸

此篇為韓十四亂後尋訪親庭所在而送以詩也言亂世不見有人戲彩以娛親者言美人間萬事皆不然矣如我之弟妹已不能聚為一家而韓之往江東也知在何處可見親庭乎第三聯言韓往江東自自峽中出其自加慎重還鄉則未可必也

補

上元二年江東有劉展之亂朝廷遣鄧景山并勅李峴圖之峴據北固展設疑兵于瓜州自上流議峴軍潰隨州轉攻金陵江東多故如此宜公於嶽之行一曰何處訪一曰未同歸也峽逢水退則水勢就靜各灘高下鳴咽曲折每轉一灘有一灘之聲故曰灘聲轉也

長沙送李十一街

與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西康州即同谷縣公上元二年冬寓居同谷至大曆五年為十

遠愧上方能賜履尚方乃上造御器用者境非吾土倦登樓久存膠

二秋矣

漆應難並

雷義字仲公與陳重景公為友漢順帝朝義舉茂才讓于重刺史不聽義遂不應命後同舉孝廉俱拜尚書郎時語曰膠漆自固堅不如雷與

陳一辱泥塗遂晚收李杜齊名真忝竊

陳書靈帝黨事起杜密免歸本郡與李膺俱坐而各行

相次時人稱李杜焉又有李固與杜喬亦齊名一時 朔雲寒菊倍離憂

公在西康州同谷縣與李衡相處乾元二年也今復會於何處之上逆計之已十二年矣別後公嘗檢校員外郎得與上方賜履之列然不得登朝以受真賜故云遠愧而又莫其尚留他鄉也境字疑是竟字第三聯言與李久交之情雖陳雷膠漆之謂亦難比並而甫一失拾遺之後辱在泥塗遂不為朝廷所用矣上句應起聯下句應次聯未用漢之李杜相比雖云忝竊實見其名行相次難於一別所以望雲看菊倍增其憂也

字文晁尚書之甥崔或司業之孫尚書之子重泛鄭

監前湖

崔司業及尚書未詳其名鄭監名審其宅前有湖公於李之芳筵既聯句贈宇文又與晁或泛湖以敘別也

郊扉俗遠長幽寂野水春來更接連錦席淹留還出浦葛

巾敬側未迴船尊當霞綺輕初散持拂荷珠碎却圓不但

習池歸酌

習山簡鎮襄陽多之習氏園池暇醉歸時兒童歌曰山翁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醉門無所知君看鄭

谷去寅緣

漢興自四皓以後有鄭子真隱居谷口修身自保與四皓相續和平二年王鳳以禮聘子真不諫而終

此詩言鄭監郊居人所罕至故遠俗而幽寂也次聯言諸餞飲宇文欲為滄留之計復乘舟出浦而泛此湖雖客醉中斜猶未肯回舟也第三聯賦湖州之景末言不獨山簡每飲習池必醉而歸君看今日遊鄭監之湖者亦相續不絕也

雜賦

示獠奴阿段

補北史獠者南蠻別種無名字以長幼次第呼之丈夫稱阿爹阿段婦人稱阿亥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者

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裊裊細泉分郡人入夜爭餘懸稚

子尋源獨不聞病渴三更回白首傳聲一注濕青雲曾驚

陶侃胡奴異

陶侃家僮千餘人嘗得胡奴不喜言嘗默坐徙一日出郊奴執鞭以隨胡僧見而驚禮云此海山使者也侃異之至夜失奴所在侃

字士衡晉成帝咸和中都督交廣荆江
等八州軍事封長沙公年七十六薨

惟爾常穿虎豹羣

此因徐奴偷引泉之竹有勞而示詩以獎之也言山陰日暝之際連筒之泉其
來甚細故城中但爭取餘瀝而回以其天晚矣而此奴尋源引水獨不聞其與
人爭也至於三更去取未反故公有渴疾屢回首望其取水而歸遙聞一注
之聲來自高山青雲亦為活酒末用胡奴事美其夜深獨能入山而取水也



